



纪英 之原编

洋场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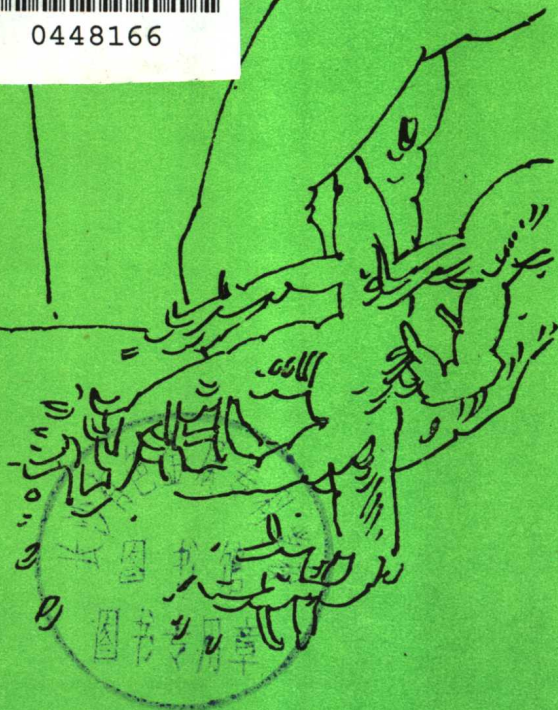
YANGCHANG LEIHENG

上海滩丛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



0448166



纪英 之原编

洋场泪痕

上海滩丛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1 上海滩禁舞案

阿 章 黄志远

这是一场舞女和警察的搏斗。雪花似的纸片，玻璃破碎的刺耳声，几千名舞女哭着、吼着。混战中，警官石天一竟受了红衣舞女对男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他要找到她，要复仇……红衣舞女，有着明亮的双眸，光彩照人，然历尽了屈辱、苦难。而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11 孤岛芳草

沈嘉禄

这是上海名画家的传奇，更是翰墨风流和丹心耿耿的实录。它描绘了：慧眼识画，恩师舍袍赠金；丹青传情，师妹心有灵犀；孤岛芳草，难忍铁蹄践踏；浪迹天涯，融会中西画法；蜚声海外，思恋故国情深；恩师弥留，游子飞归长跪……

143 洋场泪痕

夏梦婷

他万般难舍地与美丽的舞女道了晚安。正欲打开车门，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突然顶上了他的脊背……他睁开眼一看，绑匪却是两个腼腆文雅的学生！他磨断绑绳，夺过

一个绑匪的匕首插在了他的胸膛上……他追踪到绑匪家，却见她在面壁啜泣，手中拿着绑匪的遗书……

175 宝 宫

沈 寂

秋夜，星月无光，两条黑影飞也似跃上高墙……然而盗贼却空手而去。于是师娘登门，探长办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到头来宝宫主人人财两空，“千手观音”易主魔宫……



上海滩禁舞案

阿 章 黄志远



第一章 奇耻大辱

1

午夜时分。

国民政府上海市社会局的广场上一片昏暗。

隆冬的风，旋起破碎的纸片抛上抛下，给已经凌乱不堪的广场更增添几分悲凉。

到处是混战后的残景败象，到处是肉体与肉体搏斗后残存的气息。

广场正面的社会局大楼里，几乎没有一块玻璃、一扇窗户是完整无缺的。几间办公室里打碎了灯罩的电灯扩散出昏黄的亮光，照着死气沉沉的、被几千名愤怒的舞女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大楼。

仍有持枪警察把守的广场，如同垃圾摊，满地是拆坏打断的桌脚椅腿；撕坏和没有撕坏的文件、纸张撕得雪片一样；台灯、文件匣等各种各样被摔坏的办公用品中混杂着旗杆、标语。更多的则是从高跟鞋到普通布鞋在内的各类女式鞋子。一根根打断了的警棍、竹竿，上面的斑斑血迹令人触目惊心。

嘎——

静寂中，一辆黑色的奥斯汀轿车风驰电掣般闯入社会局广场正门，没有熄掉的车火把昏暗的广场照得雪亮。守卫广场的两个警察警惕地挡住轿车，但立刻就知趣地退到一旁，轿车前窗上的“上海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处”的标志令他们肃然起敬、望而生畏。

车灯耀眼地又亮了几分钟后才骤然熄灭，后车门里迈出一个中等身材的警官，他那张长方形的脸在路灯的照耀下惨白如纸。

“石处长，我来扶您。”

穿着黑色警察制服的年轻司机急急忙忙地从前车门里钻出来，殷勤地想去搀扶有点站立不稳的长官。在场的所有警察中，唯有他一个人既知道坐他车子来的长官是警察局刑事警察处副处长石天一，又知道石天一在几个小时前警察和舞女的混战中负了伤，现在是刚刚从市警察医院的门诊室里出来。司机也有不懂的事情：该在医院里养伤的石天一为什么非要再来社会局广场？

石天一没让司机搀扶自己，摆摆手说：“你把车子开到旁边去等我。”

“知道了。”

司机怯生生地瞥了瞥石天一那白中泛青的脸，不敢再说什么。在特别刑警处里，不苟言笑的石天一向来是警察们敬而远之的。

石天一忍着大腿根处撕裂般的疼痛，稍微有点颤抖地走进广场。尽管明明知道此刻广场上不会再有任何舞女，但他的双目还是对着广场扫视，期望着能找到那个年轻的、穿红衣裳的舞女。

一阵寒风扑到石天一的脸上，他的腮帮子抽了几抽，脚在下身难以言说的痛楚中停止了移动。

“就你的伤势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对一个男人来说那就是致命性的。能不能治愈，现在还很难说。我要提醒你的是：万一有后遗症的话，那你就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了。懂吗？”

从警察医院里出来后，主治医官的话就一直纠缠着石天一。

男人的耻辱呵！

主治医官的话像一把火烧着石天一蒙受着耻辱的心，蹿上蹿下的无名之火烧得他克制不住地抓起脚旁的一盏台灯，狠狠地朝狼藉不堪的地面砸去。

石天一的怨恨的的确确没法消除。那个击伤了他的舞女，无疑已经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可悲的是，石天一连对方的脸都没有看清楚。在那可怕的一击没有到来之前，他所看见的仅仅是那个穿一件红色绒线背心的年轻舞女的苗条背影，而当那舞女转过身来的一瞬间，石天一一来不

及看清对方就捂着下身昏死了过去。

今天下午，石天一是在接到上海二十九家舞厅、三千多舞女、舞厅业职工冲击社会局的报告后赶到社会局广场的。自从去年八月份行政院决定在全国禁舞后，上海数千名舞女已经群情激昂地集会了好多次。上海舞女界不会对禁舞之事善罢甘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是几千名平日弱不禁风的舞女竟敢捣毁堂堂的上海市社会局，却是任何人也料想不到的。上海市警察局没有能保住社会局免遭灭顶之灾也是估计不足所致。

4点左右，石天一赶到社会局广场时，正是舞女和舞业职工捣毁社会局进入高潮的时候。

石天一投笔从戎以来，各种各样的搏斗场面不知经历了多少。可当他出现在社会局广场时，还是被呈现在眼前的搏斗场面惊骇住了。他所看到的恰恰是他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搏斗——规模巨大的、女人对男人的搏斗——闻所未闻的舞女和警察的搏斗。

当时，除了没有枪声外，社会局广场上的搏斗几乎可以和任何一次战争场面媲美。社会局大楼的各个窗口里飞泻出雪花似的纸片、各种办公用品和椅子等家具、每个窗口都响彻着玻璃破碎的刺耳声；广场上，几千名舞女哭着、吼着、叫着、喊着和手持木棍的警察扭成一团。一批批紧急调来的警察冲进去又被挤出来，混战的局势一时根本无法平息。

本来，身为警察局刑警处副处长的石天一不必亲自动手制止舞女暴乱，以他的身份在场外指挥指挥就可以了。但他发现警察局的头面人物一个个也赶到了现场后，便率领几个刑警处警察奋力冲进人群，他不愿失去这么一次在上司面前显示勇猛的机会。

好不容易挤到了搏斗的中心后，眼明手快的石天一立即施展出擒拿功夫，一连制服了好几个打红了眼的舞女小姐。紧接着他又扑向一个手提方方的椅子脚的年轻舞女。

石天一的灾难就是在这刻降临的。那个背对着石天一的红衣舞女在石天一扯断了她脖子上的金项链时，尖叫了一声，随后本能地转过身

来，狠狠地对准石天一——击，那条椅子脚的锐角重重地击在石天一的膝下，石天一再勇猛也挡不住这个打击，当即痛昏在地上。要不是几个部下救驾，说不定他还会被愤怒的舞女们踏成肉泥。石天一为自己想要显示的勇敢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个年轻的舞女把耻辱的印记永久地烙在了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他终身都洗刷不掉的耻辱。

此刻，站在社会局的广场上，石天一胸中的仇恨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要是你，就非杀了那个舞女不可！”

警察医院那个主治医官的话，其实也就是石天一想说的咒语。此仇不报何以为人！望着社会局广场的破败景象，石天一又一次火辣辣地想：

怎么报仇？

怒火中烧的石天一，一想到这个问题便有几分沮丧，要在几千个都参加了斗殴的舞女中把那个不知姓名、不知模样的年轻舞女找出来，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大海捞针。

灯火通明的社会局大楼正门入口处，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发现了在广场上徘徊的石天一，他稍稍一怔后，便急匆匆地走下警卫森严的台阶。

“石处长，您怎么来了？”

“我不可以来吗？”

心里有气的石天一沉着脸，连看都不看毕恭毕敬站在他面前的刑警处二科股长史大明。

史大明尴尬地低声解释道：“我是说处长您负了伤，该休息才好。”

石天一不知道自己昏倒后广场上的舞女动乱是怎样弹压下去的，就问：“那些不要脸的舞女呢？”

“您受伤后，总局俞局长得知局势无法控制，急调全部刑警及飞行堡垒队员赶到社会局，四点四十分，北站等处的保安警察全部赶到，制止了那些舞女的暴乱。根据宣司令和俞局长的命令，我们对现场所有舞

业人员进行搜查，扣留了近八百名舞女及舞厅从业人员，其余没有行凶嫌疑的人员均已放回。”

“有一个穿红颜色绒线背心的舞女抓住没有？”

石天一打断史大明的话，他最关心的是那个给了他一棍的红衣舞女的下落。

史大明困惑地摇摇头：“被抓的舞女很多，一时分不大清楚。”

“究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红绒线背心的舞女，身材很苗条！”

石天一厉声地喝斥道，他知道这次扣押者中若没有那个红衣舞女的话，要想再抓住她就难了。

史大明满脸尴尬，喃喃地说：“我没有直接参加搜查。但是好像记得穿红衣裳的舞女不止一个。有行凶嫌疑的舞女可以说都抓了起来。”

“按什么依据确定嫌疑犯的？”

石天一的口气缓和了很多，史大明的话使他感到了希望。他觉得那个红衣舞女会在被扣押的舞女之中。

史大明同样暗暗地松了口气，但还是毕恭毕敬地正视着石天一回答道：“凡是身上有伤的，衣冠不整的，没有国民身份证的，全都扣了起来。另外还让社会局的职员和在场的警士指认行凶嫌疑犯。漏网的行凶舞女估计不会有。”

“很好。”

石天一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那些舞女都关在什么地方？”

“警局侦缉科关了一些，其余的关在嵩山、蓬莱路、卢家湾、黄浦、老闸、新成、常熟路、静安寺、江宁路、提篮桥等十个分局。”

史大明为满足顶头上司，不厌其烦地一口气报出了所有关押舞女的地点。

石天一把手十个手指的关节捏得咯咯作响，随后盯着史大明吩咐道：“你立即去通知所有关舞女的单位，把穿红色绒线背心的舞女全都给我单独重点关起来，没有我的准许，不准保释。”

“是，我马上去电话通知。”

“不，你亲自去关照落实。漏掉一个嫌疑犯的话，唯你是问！”

“请处长放心。”

史大明大声地点头回答。他的眼角瞅了瞅午夜黑黢黢的天空，肚里暗暗叹气。

石天一伸手拍拍史大明的肩，微笑道：“这次你要是干得好，我一定保举你任二科副科长，官升二级！”

“谢谢处长栽培！”

史大明啪地一个立正，浑身像注足了大剂量的吗啡，精神为之一振。升官的希望驱走了他的疲劳。石天一从来说一不二，这在刑警处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史大明不把石天一的许诺当作一句戏言。

石天一收起笑，急不可待地吩咐道：“快去吧，立即去，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记住，绝对不许漏掉一个。”

“是，处长。”

受宠若惊的史大明早已猜出了石天一的真实意图，特地又补充说：“那个冒犯了处长的红衣舞女，我一定把她找出来，交给处长您亲自处置。”

“她不是冒犯了我，是冒犯了国家法度，这不是个人的恩怨，懂吗？”

石天一正色地纠正着部下的话。

受到训斥的史大明仍旧满心欢喜，这次他把上司的话当作了门面上的话。

几分钟后，一辆带斗的摩托车载着精神抖擞的史大明冲出社会局广场。

石天一慢慢地走回自己的轿车，他心底的懊恼没有消除。不管能否报仇，他的耻辱总是留下了。

更使石天一懊恼的是，今晚如何再去见那个他得罪不起的、等着他去幽会的女人？

因而，他更恨那个击伤了他的红衣舞女。

蓬莱路一百七十一号。上海蓬莱警察分局的所在地。

蓬莱警察分局有过叫人难忘的前身。以前曾是道尹公署、县公署、警察厅。日伪时期曾是汉奸头子卢英的伪警察局，日寇的沪南宪兵队也曾在此盘踞。与这些相比，现在的蓬莱警察分局就不那么显赫了。

今晚是蓬莱分局最热闹的日子。大楼后面的院子里到处是歇斯底里的哭闹声。

“静一静，不要吵！不要吵！”

拘留所的门前，蓬莱分局局长姚其虹挥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面前是黑鸦鸦一片舞女和舞厅业职工，身旁分别摆着两张桌子，几个警察在忙碌地检查证章，登记姓名，办理收容手续。由于几乎每一个被登记的舞女都要大哭大嚷一番，所以收容登记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那些没有登记好的舞女和职工都站在朔风刺骨的院子里，焦躁不宁地闹着、哭着。

施月娇默不作声地站在队伍里。恐惧和饥饿同样折磨得她想哭出声来，可她拼命地忍住了。她不愿意像别人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哭闹。从被押上囚车的那刻起，她就明白哭闹无济于事。

“月娇姐，今天会放我们回去吗？”

身材比较瘦小的舞女桂玉妹带着哭音问身旁的施月娇。她们俩都是夜巴黎舞厅的舞女。

施月娇苦笑着摇摇头：“看样子不会放我们回去。前面不是在登记收容吗？”

“我娘还在家里等我。”

桂玉妹又哭出了声来，娇弱的身体在寒风里一阵阵地瑟瑟发抖。

施月娇噙着泪，把自己身上那件红颜色的绒线背心脱下来，披到桂玉妹的身上。

“玉妹，别哭了。哭也没有用。”

“月娇姐，天冷，背心你自己穿吧。”

桂玉妹谦让着要把绒线背心脱下来，还给衣服穿得同样单薄的施月娇。

施月娇按住桂玉妹：“玉妹，别争。我的身体比你，今天还比平时多穿了一件。”

桂玉妹没有再挣扎。她感激地挨紧施月娇，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为对方驱赶寒气。

施月娇伸手搂住桂玉妹，心里一阵发酸。现在，她已经无法像往日在舞厅里那样照顾桂玉妹了，她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了。

“下一个，听见没有，下一个。”

一个坐在登记桌旁的警察疲惫地吆喝着，两只因困倦而发红的眼睛瞪着僵立在原地的施月娇。

桂玉妹轻轻地推着精神恍惚的施月娇：“月娇姐，轮到你了。”

刚才有点走神的施月娇松开桂玉妹，拢拢头发，神情紧张地走到登记桌前。

“叫什么名字？”

“施月娇。”

“哪个舞厅的？”

“夜巴黎。”

“有国民身份证吗？”

“有的。”

“施月娇？夜巴黎舞厅？你就是刚走红的那对姐妹花？大娇还是小娇？”

“……”

人声鼎沸的拘留所门前，喧闹声突然减弱了许多。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傲然站着的施月娇身上，贪婪的、羡慕的、惊叹的目光交织在了一起。

由于今天是特地参加舞女大会和请愿的原因，施月娇和大多数舞女一样没有浓妆艳抹。她穿的是最普通的蓝色士林布旗袍，脚上是一双搭襪布鞋。但尽管如此，在如花似玉的舞女堆里，施月娇还是光彩照人：明亮的双眸、玲珑的鼻子、小巧的嘴唇——五官如粉雕玉琢，那张桃花般美艳的脸是因各部位的匀称和谐组合而动人心扉的。稍稍有点臃肿的冬装也没有能遮掩住她那曲线分明的身材，掩饰住她的婀娜多姿。

在场的人们注目施月娇，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漂亮。最近一个时期，夜巴黎舞厅出现一对容貌出众、舞姿迷人的姐妹舞女的传闻，既使舞客们闻风而至，也使作为同行的舞女们为之暗生羡慕。现在听说夜巴黎舞厅的双娇之一也在被拘留的队伍中，人们当然想一饱眼福。

那个负责收容登记的警察一扫困倦，他垂涎欲滴地打量着施月娇，问起了不属收容登记范围的问题：“在社会局广场打过人没有？”

“没有。”

“没有？那怎么会到这里来？”

“这种事情应该是我来问。为啥要把我抓到这里来？我要回去。”

“阿妹，今天晚上要睡在我这里啰。”

那警察淫笑着，冷不防伸手在施月娇的臀部拍了拍并借势想把她拥入怀中。

“啪！”

施月娇一怒之下狠狠地给对方一个耳光，颤声骂道：“下流坯！”

“婊子，你还敢打人！”

那个挨打的警察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双手一捋袖子就要动手。

在一旁冷眼观看着的姚其虹急忙喝道：“杨阿荣，住手！”

身为蓬莱警察分局局长的姚其虹一来是想讨讨施月娇这个漂亮舞女的好，二来是怕激起在场舞女的公愤，从而引起另一场争端。今天下午在社会局广场发生的那场大混战，使他知道面前这些弱不禁风的舞女一旦发起怒来，也是极其可怕的。

蓬莱警察分局副局长杨阿荣在分局内也不是寻常之辈，因为他和军

统有联系，平时连姚其虹也让他三分，此刻当众挨了施月娇一个耳光，这口气他如何咽得下去。但当着局长的面，他要是一意孤行的话，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而不得不暂且放过施月娇。

“等一会儿把她关到小号里去，单独关！”

憋了一肚子气的杨阿荣厉声地朝手下的警察喝道。重新坐下去时，他顺手用笔把刚才那张收容登记单上施月娇的名字涂掉。

姚其虹默默地朝被杨阿荣涂改过的收容登记单盯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他看出了杨阿荣这一手的厉害，收容名单里要是没有施月娇的名字，那外面的人就无法保释施月娇，杨阿荣日后想要报复施月娇也非常容易。施月娇等于是被杨阿荣捏在了手心里。

姚其虹声色不露地扭过头去，在决定不了要不要帮施月娇一把的情况下，装糊涂无疑是个好办法。

“下一个！”

杨阿荣带着怒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桂玉妹战战兢兢地走到杨阿荣的面前，刚才的那一幕加深了她的恐惧。

“警官先生，我没有打过人。放我回去吧。家里人要为我担心煞哩！”

没等杨阿荣开口，桂玉妹就先恳求起来。

杨阿荣无心思再调侃作弄面前这些等待收容的舞女，一心想着的是狠狠地报复施月娇。他的目光扫了扫惶恐不安的桂玉妹，简单地问几句，就把手一挥：“里面去吧。”

“放我回去，好吗？”

桂玉妹泪流满面地拽着登记用的桌子，不肯走进拘留所里去。

杨阿荣暴躁地拍着桌子：“吵什么？再吵把你也关到小号里去！”

桂玉妹哪敢再说什么，她不知道关小号的确切含义，可也懂得不会是好事。

噙着泪的桂玉妹快快地走向登记完毕后等待进监房的舞女队伍。

“等等！”

就在桂玉妹快要走进舞女堆里去时，登记处旁突然传出一声喊。

桂玉妹吃惊地转过身，两眼盯着喊话的那个人，她被话声里的狰狞之音吓住了。

喧闹着的收容登记处再次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目光都集中到一个骤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警察身上，连官衔最大的姚其虹也现出惊诧之色。

来者正是奉石天一之命搜寻穿红绒线背心舞女的刑事警察处警官史大明。为了觅得升官的机会，他已经到嵩山和卢湾两个警察分局去检查过，在那里没有发现穿红色绒线背心的舞女，他又驾着摩托车直奔蓬莱警察分局。由于混乱，所以谁也没有察觉到他的出现。史大明却因为一进蓬莱分局就看见了穿红色绒线背心的舞女而喜出望外，不禁喊出声来。

“史大明，你怎么来了？”

姚其虹是认识史大明的，他见史大明像斗牛场上的公牛般盯着穿红色绒线背心的桂玉妹，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史大明的视线被姚其虹挡住了，他朝姚其虹举手行礼，急不可待地说：“姚局长，我奉石天一副处长的命令，来这里找一个行凶的舞女。”

“有名字吗？”

姚其虹问道，史大明那大惊小怪的神色让他感到好笑。

“名字还没有查出来。”

“那怎么找？我们这里的舞女都是因为有行凶嫌疑才抓来的。”

姚其虹笑着说，他见史大明的目光还在朝楞在门里的桂玉妹望，就让开身体，指指桂玉妹问：“你看她像吗？”

“她有特征。”

史大明狞笑着，径直走到桂玉妹的面前，上下打量着桂玉妹，随后厉声问道：“打过警察没有？”

“没有……”

桂玉妹吓得差点哭出声来。